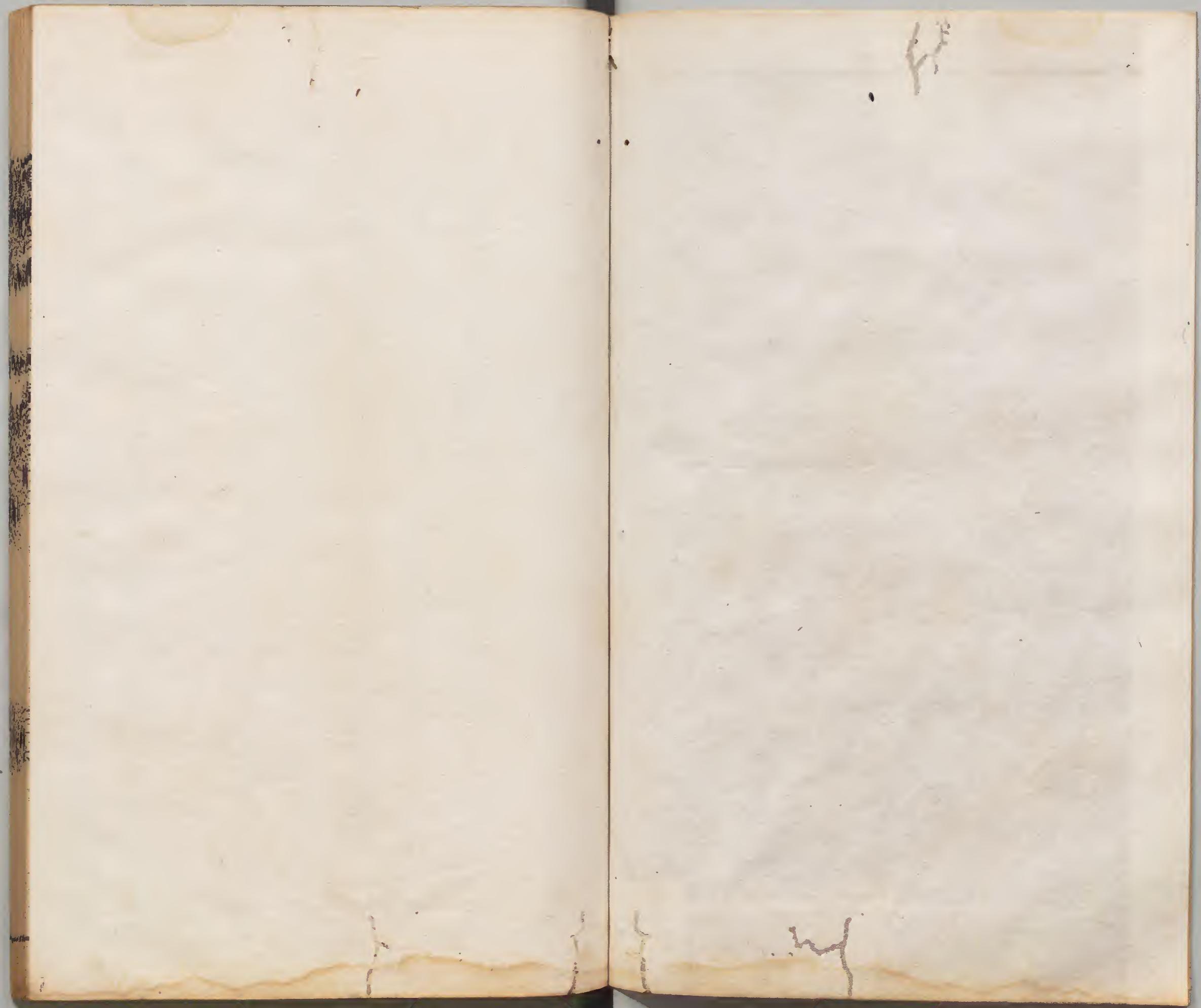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六二	一〇九	一五八	二五六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七四	一〇九	一五八	二五六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586
冊數	62 ( 46 )
函號	274 82





軍伍之禮統紀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  
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  
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  
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  
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  
百人。周禮  
管子曰。作內政。而寄軍令。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  
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

有良人。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糝振旅。秋以獮治兵。卒伍整于里。軍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

死。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方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

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二十國為州。州有牧。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班固志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為

庶民。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更卒也。

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曠騎。曠騎又廢為方鎮兵。及其末。疆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京師。曰禁軍。

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為軍。軍置將副各

一人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既而復之。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太宗貞觀十年。總置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隸諸衛。

宋兵制大槩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為在所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其法團結塞下。隊伍旗幟。營堡器械。一如鄉兵之制。已上二十一史

宮禁之禮統紀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滯怠。與其奇衰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

作宮衆則令之。

闔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啓閉。凡內外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

方。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

戈盾。軍旅則介而趨。

已上  
周禮

襄王賜晉文公虎賁三百人。

漢京師有南北軍。南軍衛尉主之。

武帝時置期門羽林。

後漢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五官中郎將。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

中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戶出充車騎左右僕射主虎賁郎習射左右陞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虎賁中郎侍郎郎中節從皆羽林中郎將羽林郎皆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補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高祖初起兵有元從禁軍太宗時置百騎武后時改爲千騎睿宗時增至萬騎肅宗時有供奉射生官代宗以後有左右神策軍

十六衛曰左右衛曰左右驍衛曰左右武衛曰左右威衛曰左右金吾曰左右領軍曰左右監門曰左右千牛每衛有上將軍有大將軍有將軍自左右至領軍並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巡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宋志禁兵者天子之衛兵也殿前侍衛二司總之其最親近扈從者號諸班直其次總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騏驎院皆以守京師備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駐屯泊則就糧也太祖令天下長吏擇本道驍勇



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仁宗公主以夜入宮。左正言王陶言。周禮闈人掌宮門之禁。時其啓閉。寺人掌女宮之令。糾其出入。謹嚴周衛。杜絕非常。故漢光武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納。光武從中東門入。明日賞郅惲。而貶中東門候。魏武之子臨淄侯植。開司馬門。晝出。魏武怒。公車令坐死。然則公主夜歸。未辨真僞。輒便通奏。開門納之。直徹禁中。畧無譏防。其所歷皇城宮殿內外監門使臣。請並送勘劾。

同知諫院司馬光言。式律夜開宮殿門。及城門者。皆須有墨敕魚符。其受敕人具錄所開門。并出入人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詣閣覆奏。御注聽。卽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內外並立隊。然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勘而開。若勘符不合。而爲開。及不承敕。而擅開閉出入者。其刑名輕者徒流。重者處絞。已上二  
十一史

京衛之禮統紀

漢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

唐初始置軍府。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盂。布槽。錘。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胸馬

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觶。氈帽。氈裝。行滕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

宋於京畿四面置輔郡。以潁昌為南輔。以襄邑縣建名輔州為東輔。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詔四輔屏

翰京師。已上二  
十一史

田獵之禮本紀

田獲三品有功也。吳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無逸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

舉。禮禘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叔于

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

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

乘。揚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

忌。叔祭罕。忌抑釋棚。忌抑鬯弓。忌。大叔  
于田

子之還兮。遭我乎狝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儂兮。還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牲辰牲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

既閑。輜車鸞鑣。載獫狁。駟鐵。

四月秀葇。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穉。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

其豸。獻豸于公。七月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

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

葺囂。建旄設旄。搏獸于敖。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

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

大庖不盈。車攻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

從其羣醜。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或

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

小豨。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吉日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曲禮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軋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

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獾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

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

以火田。不麇。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王已上制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

者。亡其國。郊特牲

春正月。公狩于郎。胡傳曰。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

教芟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

以狩。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如鄭有原圃。秦有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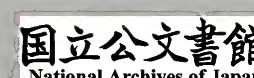
囿。皆常所也。非其所而必書。是春秋謹微之意。桓公四年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穀梁子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

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公與齊侯

不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

非人子矣。莊公五年



秋蒐于紅。公羊子曰：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于是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矣。昭公八年

大蒐于比蒲。胡傳曰：三綱軍政之本。君有三年之感，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曰大蒐，越禮也。昭公十年

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

官。君子韙之。

昭公二十年

大蒐于昌間。胡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非馳射擊刺之末也。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舞八佾，旅泰山。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政本亡矣。何蒐為？昭公二十二年

春西狩獲麟。左傳曰：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胡傳曰：絕筆於獲麟，其以天道終乎。哀公十四年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于祖廟，禴亦如

之。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  
歛禽。禘牲。禘馬。皆掌其祝號。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禁厲而守之。凡田獵者。受  
令焉。禁麇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  
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  
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以旗致民。王執路鼓。諸侯執賁。

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  
馬執鐸。公司馬執鐻。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獒獻禽。以祭  
社。  
中夏教芟舍。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  
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  
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遂以苗田。車獒。獻禽  
以享。杓。  
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祈。軍吏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一  
載旗師都載旻。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鐻鐸。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鞶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鐻。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

鼓。攬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鐻。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鐸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旣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鞶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



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駢。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已上周禮

田獵之禮統紀

歷代田獵志

湯出見張網四面。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解其三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及禽獸矣。歸者四十餘國。西伯將出獵，卜曰：非龍，非麇，非熊，非羆，非虎，非貔。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大吉。西伯齋三日，田于渭之陽，見呂尚坐而漁，與語大悅。自吾先君太公曰：

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載之歸。立爲師。謂之師尚父。孟孫獵得麇。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麇。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傳曰。夫子不忍麇。又且忍吾子乎。魏文侯與虞人期獵。具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雨。君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不一會期哉。乃往。自罷之。魏于是始強。

於諸侯。

漢武帝獵長楊。召見司馬相如。相如請爲天子游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爲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藉此三人爲辭。其卒章歸之節儉。因以諷諫。

漢武帝獵新秦中。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停徼。誅北地太守以下。

漢成帝從胡客大校獵。宿萑陽宮。命左扶風發民入

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張網羅罝罟。捕熊羆虎豹之屬。載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爲周。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歛。楊雄上長楊賦。藉翰林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

唐太宗獵洛陽苑。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

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于一獸。上悅。爲之罷獵。唐太宗狩驪山。時陰寒晦冥。圍兵斷絕。上登山望見之。顧謂左右曰。吾見其不整而不刑。則墮軍法。刑之。則是吾登高臨下。以求人之過也。乃託以道險。引轡入谷以避之。

唐武宗獵太白原。五坊小兒賞賜甚厚。嘗謁郭太后。從容問爲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武宗退。悉取諫疏。閱之多。諫遊獵。自是武宗出畋稍希。五坊無復橫賜。

後唐明宗敕解縱五坊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鳥獸。明宗曰。不然。朕昔常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爲耳。

宋太祖獵近郊。賜宰相樞密使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侍衛諸軍校。皆錦袍。五方以鷲禽細犬從出城。每行數里。召衆官飲。至頓賜食。上每中禽。從官貢馬稱賀。親王以下射中者賜馬。

宋太宗畋近郊。詔曰。三田之制。一曰乾豆。謂腊之以供祀。今旣親射獲禽。宜奉先登俎。付所司薦享太廟。著于令。

宋仁宗獵城南東韓村。自玉津園去輦乘馬。分騎士數千爲左右翼。節以旗鼓。圍場徑十餘里。部隊相應。天子按轡中道。親挾弓矢而獲禽。至棘店御帳殿。召問所過父老子孫供養之數。嘆其衣食麤糲。而能享壽。各加恩勞。遣衛士奏技駕前。掉鞅挾槊。決勝免民田。在圍內租稅一年。已上二  
十一史

田獵之禮統紀

禁令  
法從

前期十日。兵部徵衆庶循田法。虞部量地廣狹。表所  
田之野。本司建旗於所田之後。前一日未明。諸將各  
帥士徒集旗下。不得誼譁。旗弊後至者罰。  
百官設行宮。殿便坐。并設王公從官坐幔。  
旌門建旗以表。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軍將軍一  
人。督右甄。大司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  
收禽吏二十四人。配護軍十二兩。  
校獵之官。着袴褶。有帶。二品以上備鞞。麾幡。三品以

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一日布圍。殿中郎率護軍部曲在大司馬之後。尚書僕射以下。會宣武場。列爲重圍。設畱守填街位。雲龍門外。內官道北。外官道南。設從官位。雲龍門內。大官階北。小官階南。設先置官位。行上車門外。內官道西。外官道東。駕出剛日。發引次舍如常。皇太子入守。校獵日。平日。正直侍中奏中嚴。上水一刻。搥一鼓。爲

一嚴。上水二刻。搥二鼓。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雲龍門。引仗爲小駕。鹵簿百官著朱衣。集廣莫門外。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搥三鼓。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散騎常侍。給事黃門。散騎侍郎等官。劍履上閣。正直侍中負璽。通事令史帶龜印。中書印。上水五刻。皇帝出。服通天冠。紫袴褶。黑介幘。乘闕猪車。駕六黑駟。詣行宮。太常陳鼓。笳。鏡。簫。角。各百二十。官戎服。騎從。鼓行。入圍。服鈹戟者。皆嚴武衛。張甄圍旗。鼓相見。銜枚而進。

甄常開一方以令三驅圍合奔騎令曰鳥獸之肉不  
登于俎者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噐者不  
射。甄合大司馬鳴鼓促圍衆軍鼓譟鳴角至期處而止。  
大司馬爲屯北旗門二甄師屯左右旌門天子乘馬  
從南旌門入親射禽。  
皇帝鼓行入圍鼓吹令鼓六十陳于皇帝東南西向。  
六十陳于皇帝西南東向皆乘馬諸將皆鼓行赴圍。  
乃設驅逆之騎百有二十。

既設驅逆皇帝乘馬南向有司歛大綏以從王公以  
下皆乘馬帶弓矢陳駕前有司歛小綏驅獸出帝前。  
一驅過有司整飭弓矢再驅過有司奏進弓矢三驅。  
過帝乃從禽左射之鼓吹皆振每驅必三獸以上帝  
發抗大綏次王公發抗小綏次諸侯發驅逆之騎止。  
然後百姓獵。  
凡射獸自左而射達于左膺爲上射。達左耳本爲上  
射。達右耳本爲次射。左脾達右膺爲下射。羣獸相從。  
不得盡殺已傷獸不得重射逆向人者不射其面出。

表者不逐之田。

將止虞部建旗于田內。雷擊駕鼓。及諸將之鼓。士徒  
譟呼。諸得禽者。獻于旗下。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上者  
供宗廟。次者供賓客。下者充庖厨。餘即于圍下量犒  
將士。服釵者。韜亦而還。

大司馬鳴鼓散屯。以次就舍。正直侍中跪奏還宮。制  
曰可。

王者諸侯所以田狩者何也。為田除害。上以供宗廟。  
下以簡集士眾也。

苗獮蒐狩之禮。簡戎事也。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  
狩者守畱之。

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  
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虫蛇。且知應天。而况人乎哉。是  
以古者必有祭牢。

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以祀宗廟。養萬  
民也。今禽獸害稼穡。故以田言之。

孝子已有三牲。必田狩者。以為已之所養。不如天地  
自然之牲。逸豫肥美也。



已祭。取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禽中者取之。羸之取于國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于澤。揖讓之取也。已上通志略

田獵之禮統紀 箴規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第五人。御其母以從。羿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五子之歌

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畫為九州。徑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

告僕夫。周書

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講大事。材不足備器用。則君不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師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

略地焉。遂往陳魚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左氏

梁君出獵。見白鴈。欲自射之。道上有驚鴈駭者。梁王怒。命射此人。其御公孫龍諫曰。昔衛文公時。大旱三年。卜云。必須人祀。文公曰。求雨為民也。今殺之不仁。吾自當之。言未卒而雨。人君重鴈殺人。何異虎狼。梁君引龍登車曰。善哉。今日獵得善言也。古史  
景公田。十有八日不反。晏子往見。衣冠不正。公望見。晏子下車。急曰。夫子何遽。對曰。國人皆謂君好獸。無

乃不可乎。公曰：寡人有吾子，猶心有四肢，有四肢，故心佚。寡人有吾子，故寡人佚。晏子曰：若心有四肢，而得佚，則可。令四肢無心乎？公乃罷田歸。晏子

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名魚，祭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且羅，絜魚鱉以爲夏稿，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且麗，設罝鄂，以賓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蔽鯢鮪，獸長麇麋，鳥

翼穀卵，蟲舍蚺蜎，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而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漢武帝獵長楊，司馬相如諫曰：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烏獲，弄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况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切爲陛下不取。

漢成帝校獵。楊雄從。諫曰。昔在二帝三王。宮室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

里。田車戎馬。器械儲侍。奢麗誇詡。非湯文三驅之意也。

桓南郡好獵。每田獸。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麇兔騰逸。叅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時爲賊曹叅軍。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唐高祖校獵于華池。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諫議大

夫蘇世長對曰。陛下游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見大樂。上色變。既而笑曰。狂發也。世長曰。為臣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

唐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津曰。雨衣若為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唐玄宗大蒐鳳泉。右補闕崔向疏曰。臣聞天子三田。將以閱兵講武。戒不虞也。詩美宣王之田。徒御不驚。有聞無聲。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則知大綏將下。亦有禮焉。側聞獵於渭濱。有異于是。六飛馳騁。萬騎騰躍。衝翳蒼。蹴蒙隴。越嶰嶮。靡榛藜。紅塵坐昏。白日將暗。毛群擾攘。羽族繽紛。左右戎夷。並伸驍勇。攢鎬亂下。交刃霜飛。而降尊亂卑。爭捷其間。豈不殆哉。夫環衛而居。暴客攸待。清道而出。行人尚驚。如有墜駕之虞。流矢之變。獸窮則搏。鳥窮則攫。陛下復何以當之哉。惟深思後慮。以誠後圖。天下幸甚。

已上二  
十一史

刑集合編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三

